

反

攻

聲

中

憶

受

降

彭河清

二十年以後，在臺北回憶起當年勝利受降的情景，心情多少是有些異樣的。在這兩個十年的時光裏，我曾經懷着歡欣的心情，親見過受降的光輝，也懷着憂鬱的情懷，領受過離亂的苦楚。而今，苦楚逝去，憂鬱全拋。放眼看擺在面前的已經顯露的光輝，昂着頭，我必須再準備一次受降禮。

記得三十四年夏天，當我欣慰地報導了滇緬公路打通的消息後，馬上又奉命由重慶飛到昆明，跟隨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充當一個自始至終唯一駐在總部的記者。當時，總部剛剛成立，在何總司令的領導下，大家正全力的策劃着反攻的計劃。

跑慣了戰地的人，怎樣也耐不住長期留駐在後方。因此當我恢復了滇緬路上長期跋涉消耗的體力後，我覺得我應該動了。

終於，反攻的號角替我造成了一個動動筋骨的機會。陸總的新軍剛剛開上前線，馬上就在桂柳區域造成了一個決定性的勝利。於是何總司令爲了接近前線，迎接更多的勝利，決定把總部移

到桂柳以南的南寧。

八月七日第二處的鈕先銘處長果然就送來出發的通知。

八月八日的早晨，跨上一部十輪大卡，滲入了三十輛一隊的車陣，我開始了昆明到南寧的長途旅行。平常在西南山地的崎嶇公路上乘車旅行，當然不是一樁好玩的事。但當一個人懷着滿腔的反攻和勝利的熱望時，軀體的疲乏也就不再計及。隨着這支反攻的軍隊，與我接觸的人們一直被溶解在面臨勝利的盡情的興奮裏。

興奮，唱歌，滿懷着希望，滿懷着歡樂。因爲：我們已經吹響了反攻的號角。

八月十四日，車隊停駐在黔西晴隆的小城裏，找好了旅社，倒下疲乏的軀體，馬上，呼呼入睡。約莫是午夜時分，一陣密密槍聲，把人們從夢中驚醒。

最先，大家判斷可能是土匪的侵襲，走出店門，才知道是街上美軍鬧着的玩意。他們一面奔馳，一面放槍，從間歇的槍聲裏，透出來的是一聲聲撩人心弦的佳音「日本完了！日本完了！」

(Japanese finish)

接着槍聲、鞭炮聲、鑼鼓聲，交雜成一闕勝利的樂章。從八年鬱結的心房裏迸放出億萬個「從此解脫」的無比欣慰。

作爲一個隨軍記者的我，心情的痛快是知道的。但是痛快儘管痛快，我可不太感到驚異。因爲從五日和七日的兩顆原子彈的爆炸裏，從大陸上已經響起的勝利號角，我隱約地覺察出，這個日子原來就不遠的了。

第二天，車隊重上征程，一夜之間，司機同志的手指顯得靈活了，成百的輪胎滾動得好像離開了崎嶇的路面。在大家的心田裏，一致地有着一個願望。我們得趕路，我們絕不能漏掉這次偉大勝利的受降禮。

路面如飛的拋去後，我們終於趕上了八月二十一日在芷江舉行的洽降禮。今井武夫來了，帶着一副尷尬難看的面孔，這個曾經煊赫一時的「皇軍」將領，低頭接受了蕭參謀長毅肅手授指示日軍投降準備事項的備忘錄。在備忘錄裏，何總司令宣佈「本人以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之地

位，奉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之命令，接受在中華民國（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除外）臺灣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之地區內，日本高級指揮官，及全部陸海空軍與其補助部隊之投降。」

聽着投降的字眼，再看着俯首的今井，我會經偷偷地噙着兩顆興奮的眼淚。自從在長沙報導了湘北幾次勝利的消息後，我就不曾這樣的興奮過。

九月七日，一架軍用專機載我飛跨長空，降落在充滿了日軍的南京大校場的機場裏。

穿着美式軍裝，我大步地踏着這曾經受過恥辱的國土。興奮的同胞，用着好奇的目光看着我，失敗的「皇軍」一個個向我低下那曾經昂着的頭顱。「八年了，」我想：「我們終於熬到了這個日子。」

第二天，我簡直不能用現有的詞彙來形容這個熱狂了的古城。當何總司令的專機降落在明故宮機場時，超過十萬的同胞和國旗就擁塞在這條通機場的道路上。當天，幾經思索，我才在拍發的中央社的電訊裏，勉強地找出來「旗城」的詞語。握着筆，我寫出「這是個充滿着青天白日的旗城」。

二十年前的九九，我參加了史無前例的受降典禮，從何應欽將軍的笑臉，從岡村的表情裏，我覺得兩個民族的宿怨是得到清償了。

民國三十九年，在這個偉大節日的前夕，我又在臺北訪調這位髮髮漸斑的何將軍。當我問起他還有什麼感想時，他拿出一篇剛才到空軍電臺廣播的文稿給我看，告訴我他要說的話都在廣播

詞中，同時取出自己編著的「八年抗戰之經過」作為紀念贈品。

第二天，也就是中國戰區接受日軍投降五週年紀念日，當年新聞界參加受降大典在臺同人陳訓念、曹蔭禪、李荊蓀、律鴻起、方國希、黃印文、劉毅夫、沈九香和筆者曾經聯合邀請當日受降代表何應欽將軍及當時參加大典的陸海空軍將領顧祝同、蕭毅肅、冷欣、湯恩伯、舒適存、彭孟緝、張廷孟、劉慶生、劉廉一、鈕先銘、袁世斌、孫桐崗、宮其光、林錫鈞、徐煥昇、游天翔、胡獻昂、陳倬等茶會，藉資聯歡。

茶會於午後五時在中央日報社舉行，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中央通訊社長蕭同茲亦應邀參加。李荊蓀代表九個主人作簡短的致詞後，何應欽將軍講述當年受降以前政府的決策經過。他說：當時有三個重大問題，政府決策人士主張不一。第一個問題是受降地點，有人主張在芷江、重慶或其他後方城市，因為當時南京附近有七萬以上日軍，我們在南京受降，恐變生不測。第二個問題是如何解除日軍武裝？有人主張我們應遣派等量的部隊監視執行。第三個問題是俘虜如何管理？有人主張應該將日軍的官與兵分開，分別送入集中營，由我們派武裝管理。

當時，何將軍對於這些主張，堅持反對意見。他的主張是受降地點以南京最合適。解除日軍武裝，不必監視執行。事實上當時全戰區有一百三十萬的日軍，我們也無法調遣一百多萬的軍隊去執行監視。所以他主張應該命令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自動執行解除，命令他們將武器繳存我們指定的倉庫。關於俘虜處置，何將軍的主張是日軍

解除武裝後，他的官兵不必分開集中，讓他們保持原來的編制，直至遣送出境，這樣管理比較容易。經過幾次會議的討論，最高統帥採納了他的主張，後來依此執行受降，一切都都很順利。

何將軍並以輕鬆的口吻敘述當年舊事。他回憶在皖町及湘西前線的驚險場面，親見隨軍記者們的冒險故事，備加稱讚，他說：「我們在抗戰時給予記者先生們的便利不够，及今想來，猶覺抱歉！我們將來反攻大陸時，假如我有機會與記者先生們共事前線，我一定要盡量給與你們以可能的協助。」何氏以將來收復大陸擊敗俄寇，為中國歷史寫下第二次偉大受降盛典與記者們共勉。

顧祝同將軍也曾以極輕鬆語調，略述他當年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時期與記者們相處的融洽事實，並強調筆桿與槍桿應該互助配合，對準敵人。蕭同茲、馬星野、陳訓念三位先生相繼發言，以故事式敘述新聞界在抗戰時期奮鬥的英勇事蹟，賓主歡洽，茶會歷兩小時始散。

那天，馬星野先生以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時何應欽將軍在南京受降，特用在座人的姓名，即席作「三九頌」以紀念這一盛會，原詞如下：

「劉廉一，一戰平共匪。顧墨三，三度返南京。蕭同茲，糾集好同志。沈九香，重九入都門。」
「胡獻昂，昂頭獲俘虜。彭河清，作頌慶河清。黃印文，印文祝大捷。鈕先銘，勒刻記功銘。」
「劉毅夫，個個鐵漢。游天翔，萬架神鷹。這方是希有國慶，大中華應敬應欽。」

現在把我在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從南京發

到重慶中央社總社的電訊錄出，給大家回憶一番：【中央社駐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記者彭河清九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南京急電】舉世矚目之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業於今日在中國陸軍總部大禮堂以二十分鐘之時間順利完成。舉行簽字儀式之地點乃我作育革命軍人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之原址。黃埔路上滿佈由空運抵京之憲兵及新六軍擔任警戒。自轅門通至禮堂之道路，每隔十步暨有各同盟國國旗，旗與旗之間，立有新式裝備之警戒兵一名，身着綠色美式秋季制服，鋼盔革履，精神煥發，威武森嚴。

簽字儀式係於上午九時正開始，中外來賓於八時三十分陸續簽名入場。八時五十二分，日軍投降代表岡村寧次大將等分乘汽車三輛，由中國王武上校引至中國陸軍總部。岡村等下車時，中外記者紛紛為之攝影。王上校旋引日軍投降代表入休息室，其時各參觀人員均已依席次坐定。禮堂中央為投降席，投降席前設一較小長案，為日軍投降代表席，其後各立整齊嚴肅之憲兵十二名。受降席與投降席之四週，環以白綢，其左側為高級將領席及中國記者席，右側為盟國軍官席，外國記者席，參加者共達千人。八時五十分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一級上將偕參加投降官四人入場，中外軍官及來賓均肅立迎迓。何總司令應欽居中，坐於受降席上。左為海軍上將陳紹寬，空軍上校張廷孟，右為陸軍二級上將顧祝同，陸軍中將蕭毅肅。受降席上正中置一時鐘，與中國文具一套。八時五十八分，中國王俊中將軍引日軍投降代表入場，先至規定地位，立正向何總司令作四十五度之鞠躬，何總司令欠身作答，並命坐

下。日軍投降代表，乃依規定，分別於投降席次坐下。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陸軍大將岡村寧次居中坐下，面對何總司令，舉首即可瞻仰會場所懸之中美英蘇國旗。「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陸軍中將小林淺三郎，「支那派遣軍」總參謀副長陸軍少將今井武夫，「支那派遣軍」參謀陸軍中佐小笠原清三人，則依次坐於岡村寧次之左側。「支那方面艦隊司令長官」海軍中將福田良三，「臺灣軍」參謀長陸軍中將澤田春樹，「第三十八軍」參謀長陸軍大佐三澤昌雄，則依次坐於右側。日方代表共計七人，一律戎裝，均未佩刀。日方譯員木村辰男，則仍著赴芷江洽降時之灰色西服，以立正姿勢，立於岡村寧次之後。岡村就座時，將其軍帽置於案頭，餘均始終握於手中。日軍代表入席後，何總司令乃向中外記者宣佈：「攝影五分鐘」。中外記者驟形忙碌，紛在四週及走廊上拍攝電影及照片。我受降大員之雍容儀表，與默然肅坐之日軍投降代表，一一攝入鏡頭。九時零四分，何總司令命岡村大將呈出證明文件，岡村乃命小林總參謀長呈遞何總司令。何氏檢視後，當將該證明文件留下，旋將日軍降書中文本兩份，交由蕭參謀長轉交岡村寧次大將。岡村起立，雙手接受。小林總參謀長在旁為之磨墨，岡村一面匆匆翻閱降書，一面握筆含毫，在兩份降書上，分別簽字，似乎猶疑躊躇之狀。簽字後，復從右口袋中，取出圓形水晶圖章一枚，蓋於其親筆簽名之下，所蓋印鑑，略微向右傾斜。簽字筆跡雖頗娟秀，惟其墨痕似嫌稍淡。簽字時，中外記者莫不爭取此稍縱即逝之機會，迅敏攝取岡村握筆姿態，一時投降席席頓成電影機及照相

機之焦點，而案頭所置降書，筆硯及岡村之軍帽，當為各記者所感興趣而欲攝取者。岡村於簽字蓋章後，即將其圖章納於原口袋中，一面令小林總參謀長將降書呈遞何總司令，一面點首，若在表示日軍業已無條件投降矣。小林總參謀長，當將簽名蓋章之降書兩份，謹慎持至受降席前，雙手呈遞何總司令。何氏加以檢視後，即於日軍降書上簽字蓋章，態度從容安詳。旋以降書一份，命蕭參謀長交付岡村寧次大將，岡村起立接受。何總司令復將中國戰區最高統帥 蔣委員長命令第一號，連同命令受領證，仍命蕭參謀長交付岡村，岡村當在受領證上簽字蓋章，並將受領證命小林總參謀長送呈何總司令。至此，何總司令宣佈日軍代表退席，日軍代表仍由王俊中將軍引導離座，並肅立向何總司令一鞠躬，然後退出禮堂，何總司令起身作答。日軍代表退出會場後，何總司令即席發表廣播演說，向國內外宣佈，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業在南京順利完成。詞畢，會場掌聲雷動。嗣由鮑副處長靜安譯成英語，翻譯甫畢，全場復熱烈鼓掌。何總司令旋率受降人員退席，並將渠本人簽字所用之毛筆携出留為永久紀念。中外來賓羣趨何總司令之前，與何氏握手道賀，並於禮堂門首，攝影留念。此人類有史以來最大悲劇之最後一幕，於茲宣告結束。【中央社南京九日電】何總司令於簽字典禮後，向全國同胞及全世界人士廣播，原文如次：「敬告全國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已於本日上午九時，在南京順利完成。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義的一個日子，這是八年抗戰艱苦奮鬥的結果。東亞及全世界人類和平與繁榮亦從此開一新紀元。本人誠懇希望我全國同胞，自省自覺，深切了解今日為我國家復興之機會，一致精誠團結，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奮發努力，使復興大業迅速進展。更切盼世界和平，自此永奠其基礎，以進於世界大同之境界。」（摘自採訪集粹）